

中国当代名作家

白边集

大系

私人生活 角色累赘
无处告别 沉默的左乳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这个：破裂；的人才意识到，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强烈地：活过；，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

陈 染



现代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作家

自边集

大系

私人生活 角色累赘
无处告别 沉默的左乳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陈染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染自选集. 1/陈染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6. 12

(中国当代名家自选集系列)

ISBN 7-80028-908-7

I. 陈… II. 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6275 号

陈染自选集

监 制: 吴江江

策 划: 何 悦

责任编辑: 张桂玲

美术编辑: 右 手

插图作者: 灵智文化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25×645 1/16

印 张: 32.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908-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私人生活	1
角色累赘	219
与往事干杯	315
无处告别	389
沉默的左乳	445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465

私人生活



灰色的价值（代序）

有一句话说，年龄愈大就愈能懂得灰色的价值。这里，当然不是指衣着等外在的颜色，而更多是指人的思想方法之类的一种为人处世的基调。

用颜色来阐释生命的色调纯粹是感觉化的比拟，而不是科学的界定。

我二十多岁时喜欢黑色，那种绝然的黑色。那时，正是偏执叛逆又多愁善感的年龄，一棵冷冬里荒凉的秃树，也会使我感怀神伤，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死亡的气息。它是一株树，但它又不是一株树，它和我们的生命有着息息相关的蓬勃与陨落、生机与凋敝的联系。同样，有时走着走着路，忽然遇到一截此路不通的幽径，也会使人感到人生到处都可能遭逢屏障，遇到埋伏着的陷阱，存在着让你走不通的死胡同。还有时候，我们和一个貌似有知识的熟人说话，我们述说了—个想法，然后他或她便附之以拼命的点头，并接过话茬儿表示理解，还按捺不住地深入阐发我们的意图，可糟糕的是，他理解的和表达的与我们的意图完全相反，这种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荒唐无比，甚至会扩展到普遍的人际关系，觉得这种泛泛的人际间的纽带简直就是一根多余的枷锁。

那个年龄，我头脑里的颜色是黑色的。黑色是一种冷，一种排斥，一种绝对；黑色甚至是否定，是拒绝，是抗议；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同流、不睦群、不妥协以及愤世嫉俗的反骨和叛

逆。黑是怀疑论者的眼神，是——我不相信，是没有退路的脚步，是对世界的敌视，是敢于伸向死亡的手臂。说到底，黑，是青春的颜色！

走过了青春，便再也没有权利执迷于绝对的黑色了。

现在，灰色成了我喜欢的一种生命颜色。

灰比黑隐蔽一些，内敛一些，朦胧一些，低调一些，不像黑色那么硬，那么鲜明刺眼。灰色更有弹性，它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但灰色决不是灰心丧气，悲观失望，它甚至比黑色更有潜在的力量。

灰色是什么？

灰色就是你不理解一件事，但是觉得它不一定没有道理；灰色是不再年轻气盛、放纵恣肆地随便说话，甚至连眼睛和脸孔都不轻易泄露你的意图；灰色是越来越深地埋藏了个性，埋藏了表情，甚至干脆没有了脸庞，你让你的脸长在了心里；灰色是你真实的心理有时比你的外表孩子气，你趁人不备偷吃甜食的次数比想象的还要多，你暗自练习与想象中的妙龄女郎翩跹共舞，你有时简直就是个不听话的淘气鬼；灰色是尽管人生如梦不免悲观，不免晚景凄凉，但是力求活着的时候与命运和解，你依然有快乐的勇气；灰色是面临大的不公平时，那些小的不公平简直就是恩赐；灰色是在危机四伏的灾难面前，泰然处之的幽默；灰色是尽管如此，依然对生活说：是；灰色是恪守自己的同时，微笑着与对方握手言欢，甚至向你的“敌人”致敬；灰色是在险境中依然坚定，但并不急着赴汤蹈火，消灭自己，而是以守为进，迂回向前……

灰色就是不动声色，是包容大度，是一笑了之……

如果你被人误解了，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就不解释，日子还长，即使日子无多也不必惊慌，死不是结局，生命消失了理解依然继续，有些理解来得姗姗，来得遥远；你和家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起来了，你最好把架吵得短一点，如果不能很快和解，那就尽快离开现场，也不要忙着找人倾诉衷肠，赶快钻进大商城，把平日没舍得买的东西买下来，花钱慰劳自

己有利于心情平静，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天下太平，觉得没有矛盾的家才是不正常的；你去邮局取稿费，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前边就一个人了，可是他偏偏要汇款几万元，邮局人员要在验钞机下一张一张清点，还要用电脑处理他的一百多张汇单，若是十年前你准是掉头就走了，可现在你不着急，你拿出刚刚买的一本什么书正好从头到尾翻一遍，回到家正好免了做饭赶上吃饭；你的同事在单位的一场错综复杂的人际纠纷中，脚跟迅速地站到势力的一边去了，你不必恼火，恼火是世界上最无力的东西，你想想他不站在势力的一边他接下来那现实的路怎么走，很多时候势力的方向就是他的方向，也许，他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后脚跟；朋友意外去世了，一些搁置半截的事情无法挽回，他的眼睛不再专注地望着你，他的嘴唇亦不再对你说话，你心里不相信，但是，你要相信他正在告诉你最后一件事——怎么好好活……

这就是灰色。

没有人生来就是灰色的，是时间和经验把人磨炼成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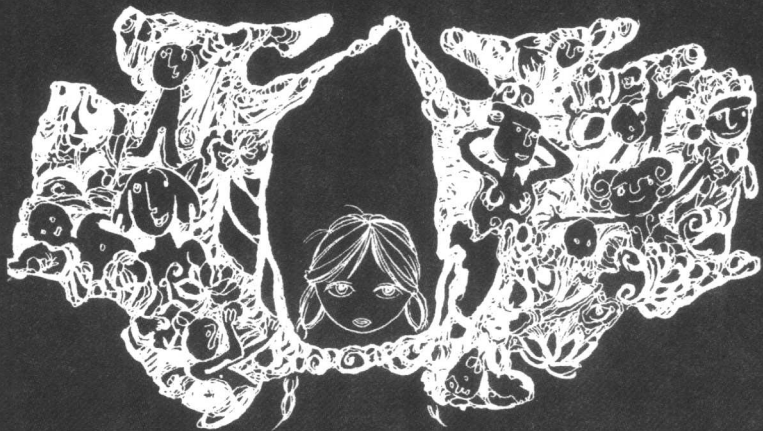
人不到一定的（心理）年龄，不会体味灰色的价值。

当然，说的和做的往往有很大距离，说得好听却难以做到，对我来说是常有之事。这里权当是劝说自己吧。

《私人生活》是我“黑色”的产物。

陈 染

零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
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

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每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方式。

几年前，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拒绝了时间的流逝。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号叫，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再也拔不出来，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永远地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

更早一些时候，我那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脱离，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使我与他的思想脉络彻底绝断。他用这个独特的方式拒绝了时间。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有人撒下一粒种子，然后就忘掉了它。等他重新见到它时，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枝叶葱茏，含苞待放。只是，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什么样的花木，什么样的花苞啊！他回顾着，却找不到起始点。

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

现在，我孑然一身。这很好，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它们喋喋不休，仿佛语言是惟一的道路，惟一的食粮。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

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 P 城里的一套房宅里，内心宁静。这套房舍，门窗遍布，回廊幽长。

独自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从前，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好，时间

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已经疲倦，凝滞下来。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时间仿佛是累病了，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一样。

可是，我的心境却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一切都缓慢下来。

比如，我不再与人争辩，因为我已懂得，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誰暂时占领“上风”的问题，而“上风”与“下风”或者谁输与谁赢，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再认为我们脚底下的土地是道路，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庞大而慌乱的棋盘，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伫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

我热衷素食，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只有素食，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目光才会保持明澈、靓丽；

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一株高大的橡皮树，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喧哗嘈杂的公园去，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

……

前些天，我的医生朋友祁洛，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去一趟。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不想见人，任何一种“别人”。

外边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毫无意义。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

我对他说，如果我需要，我会去找你。

祁洛说，你正在一天一天地走向“幽避症”。

我知道，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

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叫做“倪拗拗”与叫做“一只狗”有什么不同。

这会儿，我侧身斜躺在那只硕大的软床上，这床——大水之上的方舟，乱世之中的城堡，我的男人和女人。

一线夏季的火苗般的晨光，夹杂着外面的空洞的嘈杂，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抹在我不愿睁开的疲乏的眼帘上，那光晕在我的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

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因为它使我失去隐蔽和安全感，它使我觉得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正在毕露于世，我会内心慌乱，必须立刻在每一个毛细孔处安置一个哨兵，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然而，世界上的阳光太多了，每一双眼睛的光芒都比阳光更烫人、更险恶、更富于侵略性。如果，任凭它侵入到羸弱的天性中来，那么，我会感到自己正在丧失，正在被剥夺，我会掉身离去。

因为，我知道，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

我是在一九六八年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份里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的夜晚出生的，我悄悄脱离了母亲不安的子宫，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像一只受惊的羔羊，慌乱地大声啼哭。出生时的光线是柔和的淡蓝色，这使我一生都不喜欢强烈的光芒。

据有关黄道和星座的书说，此时出生的女人，她的信念坚定得像那个西班牙的修女 Therse Davila。

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发现我并没有翻越、避开那缕刺目的光线。这会儿，我躺在大床上，感觉到阳光的脚步在我的眼皮上跳来跳去，时光随着它的脚步一页页翻开。

我曾经是一个天使，但天使也会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正如同有人说，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

这需要多么疯狂的时间背景啊，所有的活的细胞都在它的强大光线笼罩下，发育成一块死去的石头。

现在，我不想起床。为什么要起来呢？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爬起来去上班，去挣钱。

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我就不想出去挣钱。

我睁开眼睛，盯住枕边的一块怪模怪样的墨迹，审视它良久。有一瞬间，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肢体，在床榻的周围游索，从三个维度审视躺在床上的躯体。于是，我更加用力去辨识那墨迹，想把那股青烟似的魂灵拉回到我的身体。

在我的这间玫瑰色的卧房里，在这张一年来孤居独寝的床榻之上，除了黑蓝色的钢笔墨汁以外，不会有其他的汁液。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和一支钢笔。我习惯于枕靠在床榻上写字或者乱画。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片残简是日记，是永无投递之日、也无处可投的信函，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无疑都是我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

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正像美国的那个叫做《镜子》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那个人独自仁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热气在滑亮的镜子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窗子紧紧关闭着，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舞荡着浴缸的帘子，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的人体的私处。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边太久。

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

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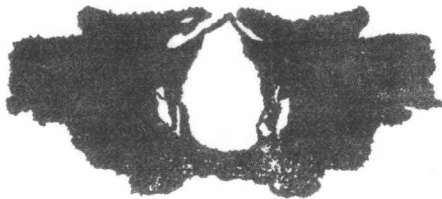
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镜子里的人。很显然，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一个由诸多的外因被遮掩或忽略了“性”的人，一个无性别者。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便拥有了向多种

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变形，好像一切都是虚幻。

即使我从不少宗教或者哲学的书里得知，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开悟，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但是，我仍然担心，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爆发成一种疯狂。

在这样一个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的清晨，我凝神注视枕边的那一块墨迹，大概是我在纸页上胡涂乱抹时，不小心弄上的。

那墨迹的形状如下：



这墨迹很像一张地图，空心地图，仿佛正象征着居住在我们这个球体上的人们的一些特征——虚空、隔膜、碎裂及渴望。顶角上，仿佛是一对雌雄对峙的山羊，盘踞在性别的终极，既向往占有，又对立排斥；中间断裂的沟壑，是无底的黑洞；左右两端是两只怪兽，背道而驰，狂奔猛跑。

……那是一颗被岁月日渐噬空的巨型心脏，一扇在秃岭荒天中开启的天窗，一张焦渴地呼吸着盎然生机的嘴唇，一个敞开的等待雨露滋润的子宫，一只泪水流尽、望眼欲穿的眼睛，一叶被蛀虫噬损的绝望的肺片啊……

我不想起床，让自己长时间沉溺在对那块墨迹的想象中。

一年来，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的这种“游戏人生”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的确显得不时尚。

其实，一味的欢乐是一种残缺，正如同一味的悲绝。

我感到无边的空洞和贫乏正一天重复一天地从我的脚底升

起，日子像一杯杯淡茶无法使我振作。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在我的不很长久的生命过程中，该尝试的我都尝试过了，不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

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爱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老人或少年，甚至只是一条狗。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就如同我必须使自己懂得放弃完美，接受残缺。因为，我知道，单纯的性，是多么的愚蠢！

对于我，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一种奢侈。

性，从来不成成为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在别处——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一 黑雨中的脚尖舞



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
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
她的眼睛闪着光，
那光将是我的道路。
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